

隨

山

館

叢

棗

隨山館叢藁卷三

山陰 汪 瓌

重修廣州三元宮碑銘

夫上德若谷道靡閒於虧成大方無隅理詎資於崇飾
虛白吉祥之室非有樞機又元眾妙之門本無關鍵然
而金暉耀日迺集羣真銅柱凌雲各開治所尹軌傳經
之地樓觀猶存茹君鍊石之區祠壇不改其有刼灰在
燭八威之策俱燼靈宇重興五嶽之圖彌煥至教墜而
不失勝業闕而復全張皇道真潤色炎微不有所紀後

何傳焉廣州三元宮者地接黃鵠天開霄度崇基始啟
當順治之初元素友遙臨衍羅浮之別派案三元品戒
經曰九氣初凝三光發明結青黃白之氣置上元三宮
宮所由名殆徵於此矣是後恢崇基域聿至再三縣歷
歲年殆將二百挹三山之絕境開百粵之勝因凡夫懸
根咽液之傳錄氣思神之士望崖爭赴驗海知歸八朗
白光鍊形得訣三庭赤印濯景分功每當鈴肅晨齋鏗
然夜醮飄室守庚中之戒露臺奏子午之章授受內文
太素三奔之道弄藏秘籍大黃九轉之篇固已跡擬玉

華名參金牖會咸豐丁巳島夷犯我廣州兵氣接於城
闕氛祲侵於道寓羗羊竄固白鹿潛輓朕鳥巢門寺鸞
戢翼迨至妖徒劫款法侶言歸已驚松柏之爲薪俱見
并榛之沒徑佩中黃而返魑魅雖逃占太白之躔兵塵
甫息山圖可按屋宇全非時則黃子佩青以徒眾所推
住持於此感墟臺之已廢朱紫房空悲瑤殿之云顏丹
青蓋偃遂生宏願廣募眾資兼抱一之貞心信孚海眾
過試三之上業誠契山靈聽請風從輪將雲委黃金布
地詎煩釋氏之緣白雪爲銀不假女真之術於是練時

占日徵匠庀材揮郢客之斧斤傭徒霧集喻蒙莊之埏
埴瓴甃坻隆就故址以程工廓曩基而繼事大障制度
先崇太極之居流逸規模彌重上清之境至若三官主
籙八治分曹北斗神光東華眾聖莫不各嚴祀事咸肅
靈樞瑤闕華房卸階文坐琳霄作室清虛小有之天玉
誕成都泱漭太無之戶繚垣四屬列舍百區越功而五
版爭謳揆景而二靈垂曜平臨珠海氣連聚鳳之洲近
倚玉山勢接呼鸞之道珍林繞舍八桂遙分瑤草盈階
九芝相映加以揆張鴻寶盼飾象文誠律屢申隱書互

授紫毛持節三十七氣之光芒白羽爲旌四十九人之軌範璇題耀日慕飛白以揚文玉札書雲共大丹而著錄蓋經始於咸豐辛酉某月至庚午某月始落成焉時將一紀費及萬緡劫愆以圖勦劬無悔遂使歸然結搆彌擴前規煥若神明頓還舊觀其事可謂難矣其勤可謂至矣嶺南離方絕徼坤極奧區爰在混茫未聞靈異自峽開中宿帝子栖真山號浮邱仙人昇舉安期澗畔嘗生九節之蒲高固庭前忽萃五莖之穀葛穉川之作宦雅慕丹砂鮑太守之全家爭披青籙楚人采藥來往

於鐵橋羽客著書遨遊於瓊管逮於今日彌暢元風勝
地爭傳何獨酥醪之觀炎州相望無非華玉之堂茲宮
處都會之中爲道流所集洞宮三十六所近接朱明太
霄百二十官宏開紫館雖暫逢於劫會詎無待於振興
則其開拓金城恢崇玉局豈獨南宮校籍增九琳日月
之輝亦將東壁鐫經壯五管山川之色黃子旣成瑤窟
將刻琅書具述源流乞爲銘記昔張超起觀世讚因以
製碑徐則刊山孝穆爲之作頌輒援前例謹述新銘銘

曰

龍漢遐年鳳真至教始建靈樞式彰元妙大戒三百眞
文五千道其所道元之又元金洞旣傳琳堂斯啟闕聳
霞標門連霧市惟茲南海遠擬西瑤五羊萃止九曜崔
巖地古竇隅峯高越秀式迺颯輪久崇雲構修三命侶
守一尊聞蕊丹得訣朮序飛文道無隆污迹有興廢靡
軼丹城禘生白彗紅羊罷刼白鶴來歸日月逾邁人民
已非迺有眞侶式宏誓願更厯歲時躋劬興建勤不言
勞道無中止經之營之美矣備矣西那玉國東井華林
簷楹繼屬洞室陰岑靈宇旣成貞珉斯勒南洞碑刊西

元柱刻隱銘可佩道機相引紫宙不窮元風無盡願言
鳳璽永奠麟洲雲霞五色棟宇千秋

重建三十六江樓碑記

三十六江樓者兩廣總督行臺書院之門樓也俯臨肆
江爲西北兩江合流之所道光甲辰之歲前制府阮文
達公以簡彼戎兵駐茲館驛嘉其軒爽榜以佳名表鉅
觀彰勝覽也星霜屢易海水忽飛兵燹之所侵陵棟宇
於焉侈廢蒿萊不翦漸忘文選之名松柏何存孰爲靈
光之賦咸豐己未今制府勞公秉咎夔之望莅交廣之
區政修而民和安內而柔外表敬經術宏獎人倫一稔
以還百廢具舉粵之僚屬士民進而言曰在昔阮公撫

綏五嶺前後七年民薰德而善良吏感恩而思奮甘棠
勿伐大樹難忘凡諸游憩之區咸有流連之慕而茲樓
其一也今公政教所敷後先競爽蕭規不廢共聞觀若
之歌魯殿猶傳宜復歸然之舊况茲兩粵之中際嘗爲
八驪之所經若猶視以虛廬等諸唐肆殆非所以表思
賢而重臺紀也於是練時計費鳩工庀材因故基以致
功假農隙而趨事凡幾閱月厥功以成楹榭聿新枝撐
相接朝開繡闥南披鯨海之雲暮捲珠簾西送鑑巖之
日俯江流而如帶已息狂瀾揖嵐影以回環若迎使節

無改登臨之美。彌擴崇曠之懷。信足以增重江山。徜徉風月者矣。或者謂烽塵息警。曾未逾時。臺榭經營。殆非急務。不知高明居處。本出禮經。宮室廢興。足觀政事。是以文饒之居蜀道。一障籌邊。竇滔之守池州。十旬置解。或鎮撫於蠻夷之際。或建興於兵革之餘。爲之者愈見其才。論之者不以爲過。至於虢州刺史。重新君錫之堂。太原中丞。更葺滕王之閣。呂溫因之。譔記昌黎爲之。屬文卽論遊觀。亦非過舉。而鯁鯁者猶襲墨子卑居之說。爲向戌尤室之談。抑何識之拘而見之小哉。旣訖斧斤。

宜書歲月所願
龍區有截長綏
五管之山川
暈革無訛
永鞏千年之柱石

曲江縣大塘鄉義勇祠記

代

咸豐癸丑十一月余奉檄權知曲江縣事時所在多盜因令大塘犁鋪頭諸鄉仿古弓箭社法集鄉民團練之爲禦賊計而自出俸錢爲之倡明年閏七月廣州盜起衆數萬犯韶州郡城被圍又分黨轉略村落所至焚劫或脅人爲盜於是大塘鄉之士若民聚而謀曰賊勢張甚然皆烏合不足畏今諸邨多被畧勢必及我我不與戰而反從之異日必爲官軍所誅卽避之而室廬衣食之屬悉以畀賊亦饑寒死耳我大塘一鄉遯少壯可得

數千人地有要隘可扼而守與賊戰未必敗且向日團練之謂何而顧不一決也眾皆曰諾乃集少壯庀器械守隘設伏以待賊賊至果爲所敗繼屢攻之不能入會余檄調鄉勇至郡城助官軍擊賊亦屢有斬獲蓋前後十閱月大小二十餘戰殺賊甚夥而鄉勇之死者亦百數十人乙卯五月賊平余以鄉民之死事立功者牒上大府請予旌獎會臺檄下凡郡邑民禦寇被害者所在立祠祀之於是鄉人士余生馨香楊生炳煥等擇地設祠列其鄉死事者姓名爲位祀於其中春秋享之而具

牒乞余爲記烏虜微生等言余固將有述也嶺南山川
險峙民之生於斯者類多秉質彊毅不以生死爲意而
或不嫻於禮義則好勇鬪狠犯教條而蹈禁罔雖視性
命若簞籜人亦不甚哀憐之蓋其視死也輕而其所以
死者非也若此百數十人者生於田野而執干戈膏金
刃以抗凶醜之鋒衛鄉閭之難可謂有勇知方死獲其
所者已茲之爲祠蓋非僅慰毅魄於九原亦將使過祠
下者知忠義而死身歿而名不泯庶幾順逆之理明而
死生之道得也余旣爲之記復系以詩曰

靈宇既立榘榘既陳以享以祀忠義之民爾民之生方際

盛世云何蠱毒敢爲豺厲請與賊決易農而兵甯與賊死不與賊生離首不懲搥胸無怯爾死於賊賊死於法彼賊之死禽獮獸烹爾民之死不隕其名韶石百尋瀆江千里祠宇永存視山與水

同冠峽銘

并序

同冠峽在陽山縣西北七十里許蓋由陽山以達連州之中道也山川之美圖經所稱江流詰屈巖壑聯屬烟霞之所往來陰陽迷於向背厓樹錯立雜以修篁沙岸乍回閒之淺瀨飛鳥千翼望夕日而知歸游魚百頭逆春流而爭上其中尤多飛瀑噴薄巖次散珠璣之千斛合琴筑而一聲風吹若煙日照疑雪嶽奇極於萬態視聽爲之兩疲信足以澡雪精神發皇耳目者矣余以戊午春月薄遊陽山輕舫往還再過茲峽念其表靈異於

荒遐爲冥搜所罕及蘊寄眞賞聊述斯銘銘曰

桂陽古郡湟水長川千巖俠立三峽纒連惟茲靈境具
足澄鮮疊翠一開奇青萬變仰成錦障俯窺淨練後語
山巔鳥飛波面山色江色風聲水聲厓危樹立石古雲
生神仙窟宅朝夕陰晴古洞嵌空驚濤飛瀑白雨跳珠
青天散玉勢注谿潭響倉林谷歸舡暫過心折靈奇經
殘鄙注碑失韓詩古人遠矣小子識之

鍾烈女傳

烈女名昭小字嬌姑山陰人生有至性頗讀書誦論語
毛詩略皆上口稍長聞父兄言古節烈事輒肅然動容
如親見其人道光己酉兄雲龍爲翁源磔下巡檢烈女
侍母隨之官所未幾英德盜周華起轉略諸邑明年秋
九月至翁源家人聞寇至咸倉皇避去獨一老僕攜烈
女行稍後爲賊所得賊之轉略諸邑也得民人子女率
幽繫之約以金贖旣得烈女置之空舍使一賊及老嫗
爲守而縱老僕行曰若語而主以金來則女歸矣老嫗

者翁源農家婦爲賊所略者也故識烈女稍稍就烈女
語頃賊出取酒食烈女謂老嫗吾兄無所得金吾以一
弱女子陷賊中恐卒不自全願側有賊所遺刀因趨嫗
使殺已嫗持不可烈女曰少緩爲賊覺不得死矣奮身
起拔刀自剄卒時年十五賊歸見之大駭又感女烈爲
葬之山中表其葬所曰鍾烈女之墓

法論

治必有法法期於行然而簡則行繁則不行疎則行密則不行愈繁愈密則愈不行迨乎萬不能行則悉舉其所立之法破壞而決裂之至於蕩然無法而後已自漢而至於明其治天下莫不有法當其開國之始承前世分崩離析之餘與民更始舉凡科條律令類皆疎闊簡要易知易從故天下臣民咸相安於法之中而因以無事百年以後治定業安其君若臣以爲先世政令多所疏略於是因事立制自侈明備而一二好議論不知大

體者又從而傅會之朝下一令幕更一例以其疏也而密之以其簡也而繁之當其立法之始亦嘗毅然期於不可廢而以其繁且密也天下之人不能悉知卽知之亦不能悉行則下之人姑以文具自便謂爲已知已行以應其上上之人亦知其不能悉知而悉行也亦姑以文具自慰以爲既知之而行之矣於是上下相遁於法之中亦姑以無事然而廢弛粉飾之弊固已中之矣無事之日已有不可終日之勢不幸一旦有事則向之所謂科條律令皆足以繫賢豪之手足使其觸諱扞網不

得展舒而凡闕茸骯骯之流便文自營轉有所憑藉爲趨避利害之計當是時也欲如平日相遁於法之中勢既有所不能而事變之來有出於成格之外者不得不捐棄繩墨以求濟旦夕於是解散離析不惟中葉以後之制不得復用乃併其初之科條律令亦皆破損毀裂僅有存者矣嗚呼此豈其初立法者之所逆料哉論語稱居敬行簡而晉荀勗亦言省官不如省事古人非好爲是疏闊也以爲密而不疏繁而不簡繁者密者之存將并其疏者簡者而失之也治天下有本有末道德

齊禮本也科條律令末也而繁而密末之末也有國家者柰之何徒操其末而以爲治世之具也哉

慎議

天下之事夥矣有議之者有爲之者其成敗非一人之所爲也而其議則必倡於一人此一人者非必有勢位氣力也其所言亦非必自信其可見諸行事也率己意而姑言之以自快而已遇一有勢位氣力者見其說與己意同則取而行之在上者倡在下者和行之而善功遂名立赫然於世世不知其說出於誰何之人也一不當而敗壞決裂事之小者猶可也事之大者患且及於天下後世而始倡此議者或不免身受其患嗟乎是豈

倡議者之所及料哉從來才士失職不見用於當時往往恣爲論說思託空言以自見彼旣未嘗盡歷天下之事變而其高才博學崇論閎議又足令見之者矍然而動心彼其陳說古今推究利害率取其合於吾說者著之至於禍患之隱伏於中者或識所未及或隱而不言一爲有勢位氣力者采其說而用之雖有深識遠慮之士於其方欲行之之初明辨力沮固亦不聽卽其隱患已萌猶可及止之時尙以爲吾行之而吾自己之將爲沮我者所笑而又冀其或可補救於後也卒持之而不

改迨夫禍敗已成勢不可挽而後悔其用言之不當舉
事之不慎則已晚矣嗟乎聽人之言而徒取其合於己
意者其敗宜也彼倡議者出於一時之見有人焉信用
其說而見諸行事度其私心未嘗不幸吾說之售而豈
知釀禍於無窮或且身受其患也哉使當日者言不見
用後世見者未必不愛其議論而惜其不試也然則彼
之自以爲幸者固彼之大不幸也歟

辨氣

天下事皆氣爲之故氣重雖然有客氣焉真氣焉客氣
脆而真氣堅故真氣重雖然氣者由小而大微而宏者
也得所養則不窮失所養則易竭故養氣尤重今夫一
介之士軀軀不逾中人衣冠垢倣神采弗顯此世俗之
所易視而輕忽者也一旦遇事奮發慷慨激烈言人所
不敢言爲人所不敢爲雖天下之豪肆彊梟者當之莫
不斂抑退避莫之敢撓此豈非氣爲之哉孟子曰吾善
養吾浩然之氣道義以植之學問以輔之所謂養也養

之至則軼日月而並明互宇宙而不傾用於世則充之國而國以貞充之天下而天下平卽不幸而遇危亡衰弱之際亦足以處患難任艱鉅而不撓於行不用於世則處江海山林之中而其浩然者亦將鬱爲節義發爲文章屈於一時而信於萬世不可得而湮沒也是故士不可無氣氣不可不養用不用不論也而欲治天下之事者必求而用之何哉平居無事庸人俗吏一無真氣者足以枝梧一旦事變猝至非束手拱視卽引身卻避此無他無氣故也無氣者不足用則有氣者重矣善養

氣者大抵不肖以氣自名者也吾懼夫世之人辨之不
明誤以客氣者流富之踴躍僨張卒以敗事因以謂有
氣者之不可用而以無氣者任天下事則其爲害也大
矣吾故詳辨之使立己者知所養而用人者識其眞

雜譏一

晉之富人鄉居患盜募人爲守而無械也紀綱之僕甲
進曰某聞南市有善爲弓矢者請市之挾金而往市弓
十矢百以歸富人將試之甲曰勿遽試也弓矢兵器也
試於公之國鄉之人不習見是賊之也且吾所有者弓
僅十矢僅百耳以禦寇猶有所不足使盜偵知之益以
輕我非計也不若扁於室而揚言吾所購弓百而矢數
千以是懾盜使不敢犯是不戰而屈人之術也富人聽
之明年甲死又以乙爲紀綱之僕會寇略旁邑富人有

戒心乙進而言曰曩所市弓矢少慮不足以禦寇今北
市之爲弓矢者尤良於南請爲公購之挾金而往市弓
百矢千以歸陳於庭視之弓角澤而絃采矢羽皆五色
燦然也富人喜曰此可以試矣乙曰不然弓矢益多則
賊鄉之人益甚寇未必我犯也而示以禦之之具或反
生寇心而招之來且公所募者未必習於射使試之而
不善用之是無事而損吾貴重之器也不若藏之便富
人又聽之未幾乙辭去又未幾而寇至亟發其藏則膠
解角反絃斷而羽脫矣富室始悟甲乙之欺己也大慙

以怒而無如之何君子曰甲乙小人其黠矣哉所市之物不足用彼自知之甲不死亦將如乙之辭去使寇卒不至甲乙之奸可終身不敗甚矣其黠也雖然弓矢之市使之者誰也聽其言而不試者又誰也度其初必嘗以小忠小信深結其主之心然後信而任之言無不聽願其言支而不切於事一審思而反詰之固無辭以解而卒弗之詳焉是非甲乙之黠而實富人之愚也而慙而怒何也非其人而用之不知人不察其言之是非而聽之不知言不知人不知言而求事之不敗自古以來

未之有也晉之富人其小焉者也

雜譏二

有富人居海濱者欲治室於邑問其童奴能治室乎皆對曰不能富人曰吾聞鄰邑多巧匠吾資若輩往學之童奴學三年而歸使之治室一年而不成其友聞之謂富人曰童奴所學何若子知之乎曰不知也曰治室非難事也學三年而歸不能治室者其學不專也使之專柰何曰子召諸童奴而語之能治室者吾優其衣食尤能者去其籍使爲良則彼自往學學且專矣如其言童奴之鄰邑者數十人一年而歸曰能治室矣請試之又

一年而不成富人懟其友曰吾聽子之言而室卒不成何也其友曰子之治室躬自督之乎曰否吾使兄之子督之曰然則請召諸童奴而詰之皆曰非某等之過也某等有能斲者有能斲者有能墁者墁者主人之兄子不問也能斲者使之斲能墁者使之墁者墁者莫不然又刻覈其衣食請購木石輒斲之屬輒吝其值一年而室不成非某等之過也其友語富人曰然則子之室之不成無怪也無已吾爲子任之子以治室之費予我吾爲子任之富人諾乃集諸童奴於庭而問之能某事

則任之不足則召鄰邑之匠以助之豐其傭及衣食所
購木石輒斲之屬則厚其值而時給之三月而室成富
人謝而問曰吾不聞子之能治室也而若是何也曰吾
不能治室而能用能治室之人苟能用人雖鄰邑之匠
可也何必童奴今而後子欲治室但求能督之者可矣
君子曰富人之友其知理道者歟世之人無無室者使
皆如富人之所爲天下之有室者少矣富人之友其知
理道者歟

雜證三

周生者越人以善醫遊吳吳有富人病里醫治之不效乃延周生富人之家所以禮生甚至也富人飲生藥病漸瘳禮漸衰生將去而富人又病其家之人所以禮生者乃盛於前生復飲以藥富人病又漸瘳禮又漸衰生又將去而其家又畱之客或謂生富人之家所以禮生者意亦可見矣雖畱于子庸爲之畱乎周生曰吾以醫爲業者也醫者斲於瘳人之病不斲於責人之禮也禮雖漸衰不至於無禮病雖漸瘳未至於無病吾姑畱焉

欲其病大瘳而後去也且吾治其病已得大半吾去而
繼之者或妄投以藥則病必劇劇而咎前此之醫之者
吾將爲所累吾以醫爲業者也吾之畱非得已也生之
友墨礪翁聞之曰生之業於醫誤也不業於醫富人安
得而致之又安得而畱之夫生固非徒工於醫者其業
醫誠非得已也不得已而業醫不得已而應富人之招
又不得已而爲其家所畱今不識其業醫之誤而議其
不當畱非知生者吾聞他醫欲售其技以方于富人富
人不飲他醫知之間富人富人曰吾固欲飲子之藥而

周生沮之也故他醫皆怨周生富人飲周生之藥而病
瘡又以府怨報周生嗟乎周生其業於醫不誠大誤也
哉然而富人之病則固已瘡矣

雜識四

江南有善爲藥玉者售於達官以爲帶遠望之瑩然美玉也有識玉者曰此藥玉耳則人皆詈之達官詎用藥玉耶旣而達官以妄費官物敗斥賣家物以償出其帶以示玉工曰此藥玉也價賤不足售嗟乎當達官未敗時力非不能致真玉也願爲藥玉者必純白而澤真玉往往不及達官目昧而寶之藥玉進而真玉不至矣當是時識玉者言之人則詈之及其旣敗則笑達官之不識玉者卽此詈人之人也嗟乎玉一物耳識之亦非甚

難也而猶若是悲夫

隨山館叢書卷三

隨山館叢書卷四

山陰 汪 琬 玉泉

與葉蘭臺書

夫河梁旣遙都尉增良時之感平路伊阻陶宰益停雲
之慨登蘋者騁望握蘭者纏絲苟余情其信芳知離夢
之躑躅斯已然矣况乎杵臼論交雲霞結契通列子連
膺之謁結孫宏撫塵之好柏茂松悅蘭和蕙清方同心
之與居造分手而寂寞者不其感哉攀李一別展費四
周動定何如伏維佳勝足下輒錄在躬啣餽從善青晴

表其夙慧白眉著其令聞文格綿麗屬辭注射盡五千
卷日八十函冰雪無喻其聰明蘭桂靡方其馨逸馬卿
上林之篇杜牧阿房之賦孤罷坐傲雛鳳聲清如日中
天不迷五色矣瓊於南陸始爲西行山川邈繇日月燦
忽高涼古郡長夏炎節舟車所經見聞頗異荆榛蔽日
祖禹之墓已迷椰樹干雲譙國之祠猶在或高江急峽
夜見鼉鼉或怪雨盲風晝行猩狒挂席假長年之力編
輿須僕夫而行險巇備嘗彫劫彌甚平生弧矢志於童
幼文章期於巨觀到難屢賦歎喟未聞不圖此行乃有

餘感信宜之地毗連粵西山窈水深周雉堞之三里刀
耕火耨雜馬人而百家暄寒不常峭潔殊下地旣僻陋
民復獷劣遊息無所惟常閉門瓌所居解西尤見侈剝
古苔上壁枯蝸一痕老樹壓檐落葉三尺入王儉之墓
別無嘉賓移僧眞之牀唯有謝客閒寂如此何以爲懷
猶憶往歲廣州不乏朋好談讌無閒過從有期今則漢
上題襟已成陳迹茗中泊宅迄未成書冀朔迭更萍蹤
契闊撫今追昔安得不惘然哉花田春好珠海月多他
日者歸颿旣張遊屐重蠟當與足下躡雲鶴之前蹤歌

水龍之舊調墜歡可續夙諾不渝角弓之詩願吾子之
勿忘也

禽友人書

達闕以來結轡無似獲誦芳訊如聞屑譚且復憶南皮
之樂酒傳吳質之書去西秦之地不忘繞朝之策永言
勿諼是可感也交友之際相知爲難異苔同岑有懷於
往哲芳草共氣未見於方今僕居廣州載易寒暑雖復
道謝太邱才非曲逆亦有同人之占不無長者之轍而
性情之地動多偏重樂令靜默每苦阮生之狂李邕論
詩不取崔灑之作徒爾酬接未爲眞知若夫同心之言
抵掌爲樂暢論名理則平子絕倒偶歌遊仙則遙集嗟

異樂數晨夕無閒風雨如足下者有幾人哉良晤不常
清光忽遠河梁攜手益少卿之踟躕素縷結心增繁欽
之歎息詠愁玉案託興清琴慨然以思何能已乎分襟
以後陰雨匝旬境會所遭抑鬱彌甚時坐虛白閒及油
素假琴書以消憂惟尊酒之足樂閉戶卻掃如是而已
明月千里尺書一緘奉訊與居伏惟珍攝

與葉蘭臺戶部書

自咸豐戊午廣州一別忽忽二十年矣執事翱翔京國鄙人胥疏江湖紫雲慶霄黃鵠敷野出處胥異音問遂疏然而倦心疇昔側耳嘉譽未嘗不懷清風於故人詠白露於中沚也今春獲誦惠書不遺在遠伏審影纓樞府簪筆

禁籞榮問休邕才望益隆甚善甚善尊甫大人以楚離騷香草之思得漢樂府桂華之意倚聲有作竝世罕儔賢昆季鑿楹不忘執卷如見珍此心盡付諸手民琮昔

在騰牒之年閒侍琴書之側雖白雪流響陽春罕和而
紫霞持論叔夏與聞茲復得備校讐削名簡末固幸驥
旌之增實非駑鈍所堪遠辱謝言得無顏汗瓌構猶一
介流浪卅年輾迹謬託於賓萌學殖坐荒於旅食比以
劉峴莊督部謬相招致廁之幸舍寅辰治事殆類昌黎
庚子陳經彌慙榮緒身讀書以何日鬢攬鏡而已霜此
固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爲也以夙昔之愛聊復及之耳
南海春風西山晴雪朋交萬里知無間於薜蘿事業干
秋竊相期於竹帛

富劉峴莊督部牋

承示黎觀察所議西學館章程實已周密詳盡惟需費太鉅恐時絀不足以舉贏而招選生徒至百數十人亦恐猝不易得今管見所及擬就原議而稍損益之參以廣州各書院及學海堂之成法先以招試取材既得其人然後送館肄業俟搜羅漸廣徐擴規模庶始事之初費不甚鉅且無虛糜之慮謹將所擬設立西學館事宜另紙錄呈伏候采擇

擬設西學館課士議

西學館擇地設立

此時館舍不必過大房屋不必延過多將來如須擴充不難另覓延

定中西教習二人卽示諭士民以西文課試仿照學

海堂之式分類出題或經義

仿宋人經義之式詮釋經文大意不必效制藝

體裁拘對偶而矜詞采

或策論

原議以策論及新聞紙爲專課其實新聞紙中時事卽可作策

題

或算法

如近日童試之題或雜學如天文廡法重學光學化學之類此數端者皆

不能離算法而通算法者未必通此數端故須分類命題

經義策論每篇須一百

字以上其他不拘各人自備試卷將所作之文先於

前幅用楷書錄正再於後幅以西文譯之

西文以英國爲正其

能通別國文字者許其兩譯仍於卷內注明

卷面填寫年籍及舉貢生童

字限日赴館投交

省城各書院即日收卷恐遠方未及周知學海堂以出題後一月爲

期又覺太緩應以十五日或十日爲率

由收卷人給票爲驗收齊各卷

送中西教習評定甲乙分列等第列榜曉示定期持

票赴館領獎

學海堂上取獎銀三兩次取二兩下取一兩所以優於書院者書院有膏火學

海堂無之○以上皆學海堂成式

每月或一課或再課俟半年或數

月之後將名次屢在前列者出示招集扁試如其文

氣筆蹟與從前課卷相符卽送入館中肄業

紳耆保結以及

選擇身言等均各如原議其不願入館者聽仍酌量獎賞

並仿宋時太學之法分

別上舍內舍外舍按月量給膏火每遇課期作文與

館外應課者一體取錄仍考校優劣隨時升降

初入館者

均居外舍外舍生三課連列上取者升內舍內舍生五課連列上取者升上舍上舍生三次不取者降內舍內舍生三次不取者降外舍外舍生三次不取者出館

所給膏火以上內外舍

爲別不問孰爲舉貢孰爲生童惟數目宜稍從優厚

耳

舉貢生員非幼童可比不能無事畜之需未入館時課讀可得月脩書院可得膏火今議於入館後

不許應考書院又不許出入卽無別業可圖而每年第一班僅給銀四十八元恐一束之芻不足以羈千里之其餘章程均如原議

此議肄業生徒必先以課試而後許其入館者蓋有

故焉人之資稟不同有與西學相近者亦有不相近

者原議第一班第三班生徒皆素昧西學之人異日
學之成否殆不可知今以課試先之擇其已得門徑
者加之策勵事半功倍其便一也設館之初館舍不
必甚廣卽經費不必甚鉅事有成效徐圖擴充則人
不勞而事易集其便二也人之常情利先於名膏火
旣優趨者必眾人材薈集乃博收而約取之廣其途
而嚴其選不患以下駟充上乘其便三也語有之一
夫善射百夫決拾將必有聞風興起不待敎督而自
求精詣者矣或有以法立而人不應爲慮者不知此

法行之於別省則或不應行之於粵省則無不應粵
之習西文者眾矣虞詡三科之設秦市百金之表懸
式以求之何患無人此固不足慮也或又謂原議西
語與西文並重課試所得之士慮有通西文不通西
語者不知文字出於語言世豈有不解其語而能通
其文者乎此又不足慮也識同闕管持議敢謂其可
行詢及采蕞聽言不嫌於太廣愚者千慮之一要在
賢智擇之而已

肄業生徒既通西文似可兼習測量製造之學蓋測

量製造所需儀器機器之屬價值昂貴非寒士所能
購不得其器而虛揣其數又恐如宋人之論樂律言
之成理用之無效若官爲購備置之館中使肄業者
得以考尋實際精求其術未嘗非教育之一端特此
亦須俟之異時日下固未能及此也

懿渠頤齡頌爲張母宋太夫人壽

并序

光緒戊寅孟春十有六日爲友山張大中丞壽母宋太夫人九袞開七壽辰先是同治十三年太夫人嘗拜御書扁額之

賜其文曰懿渠頤齡蔚

國恩儲家祉甚盛典也華緄所褒瑤函斯耀用敢敬繹睿旨作頌一篇竊附詩人燕喜之詞謹致曼壽鴻綏之祝云爾

泰運會昌坤貞竺厚時際鴻熙世多鮒耆璣鏡光輝金

輪悠久翠水環瀛紫宮執斗

國有賢臣臣有賢母爰拜

恩言聿昭慈壽

東朝錫嘏

北闕頒綸璿題煜雪珠榜璘幽榮膺

天語福備人倫九十其秩八千爲春瑤圖應甲錦悅懸
辰

奎章祇繹景鑠爰申山左名宗廣平華裔作配高賢崖
持中饋朝蔭承顏季蘭敬事機整流黃釵緇集翠動借

禮遊靜與仁契匪直惠溫實惟明懿懿德旣彰慈儀式
敘督課楹書喻功庭杼邇傷青雲纏連朱組八座起居
千秋歌舞猶勵忠勤彌垂仁煦綸璵隆規翬琬芳架和
神適志元覽昭慈陔南潔養堂北儲釐崔輿榮導韓笏
歡持天懷彌澹地利攸宜春秋元命苞宋咸注
頤象爲地乃地利也德貞以
吉道協於時徵之易義曰取諸頤頤神桂室萃燬該庭
晨嬰耀月夜婺瞻星朮文曉錄芝釀春馨堂啟光碧書
摹鬱青迴鸞拜

詔司馬垂型允茲粹憲介此遐齡著雍紀歲上元延錄

石瑞仙羊山連鳴鵠東第稱觴南牙鳴玉日永三春天
申百祿願歌燕喜更陳鳩祝八世金貂千孫銀鹿

余君楚材墓誌銘

代

焦原喻義志士多授命之心崑岳蜚炎珍物有俱焚之
烈是故玉碎而光在豹死而皮留者士之節也劍甫試
而鋒摧律驟吹而聲死者數之遭也君名士楨字楚材
廣東信宜人也生而不常毅而能擾具請纓之志學踴
壁之勇繩繫三尺弓挽六鈞應有司試不售乃援例得
某官在籍候選行義其鄉居仁之里戚儔被其河潤里
族謂之龐褫余於道光戊申來宰斯邑君以共乘爲子
奇之友當戶效任棠之拜公事乃見私謁不聞余固知

君非倚魁之士矣庚戌春粵西盜熾信宜羣不逞者狡
焉思動余奉大府之伍符列編氓之戶籍奉行合甲防
肅先庚以君有八達之才爲四鄉之望屬臨江之節士
爲平原之督郵君聯絡里閭號召徒眾設三科以募士
合十室而成聚我心匪石不惑臚言眾志成城自然均
服秋七月邑蓮塘村民凌玉超歸自粵西譏張幻術煽
惑愚氓噴水一呼揭竿四應潛吹虺毒張繡米賊之徒
漸肆鴟張孫恩水仙之號余奉檄往禽而信宜營卒僅
數十人又恇怯不足用乃屬君率所練鄉兵百人先之

赴鄉鄰之難義無可辭摧凶醜之鋒事尤孔亟犀甲被
體龍泉在腰執戈前行契箭召眾月十九日入蓮塘賊
悉力拒之蓮塘者在萬山中地尤險絕君攀梁麗而上
蹋渠答而行菁霧茅烟孤軍深入風毛雨血醜類皆摧
剪厥爪牙焚其巢穴會日暮賊逃山谷閒君眾卽營其
地余趣君退君不聽蓋以爲要害可憑周防自密必戮
鯨鯢而朝食不容鬼蜮之宵行矣明日黎明天忽大霧
賊眾數百驟犯其壘君據鞍絕壁手劍凶門射隼有人
何豺牙之必厲老罟當道豈貉子之敢過無如入死出

生地居五絕彼眾我寡人不一心所率鄉兵未經戰陳
散如鳥獸亡若沙蟲以猿驚鶴恐之師當螳聚蜂屯之
眾雖壯夫五百不敵宜僚而短劍一雙竟亡温序君知
不免乃拔刀自剄死春秋四十有大鳴呼哀哉君以恂
通之識具明達之才志欲干雲心將捧日使其假偏裨
之職獲尺寸之權爲國馳驅因時奮發則生可致鷹揚
之績死亦收鶴化之名而乃飛客方張斷大黃之利鏃
良工未遇羸結絲之潛輝失其中權隕於小醜良足悲
矣或謂君輕身陷敵離首不懲死或等於鴻毛事詎同

於馬革不知汪躋赴難死且不殤周處入江民猶尸祭
皆以防虞邱里捍衛鄉閭初未聞以纓冠被髮之行作
暴虎憑河之誚則君之漂流碧血力禦赤眉欲全四境
之生不惜一夫之命謂非蔚爲人傑歿號鬼雄者而能
若是乎君子某某收君屍歸以道光年月日葬於某原
嗚呼十里殘陽有過客拜要離之冢一天寒雨看縣刀
歸公布之靈銘曰

壯心烈日殺氣壞雲如何哲士懼此寇氛蕭蕭風雨寂
寂邱樊千秋貞石知我余君

梁君祝年墓誌銘

代

咸豐辛酉某月祝年梁君葬於白雲山鷓鴣嶺之原陳孺人耐焉嗣子候選敎諭汝謙以狀來乞銘梁氏與子家世相善又某與學博交最久知君之學術德誼與孺人之懿行較他人爲詳銘幽之文所不敢辭謹按狀君名某廣東番禺人祝年其字也幼而岐嶷有神童之稱年十九補郡學弟子員二十一領鄉薦應禮部試報罷歸讀書玉山草堂越三年而病以道光某年月日終春秋二十有四孺人年十八歸君事舅姑孝舅病嘗割股

以療君之歿也無子持齋誦佛越十年而君之仲弟舉子卽汝謙也孺人立以爲嗣督教之見其食餼於庠娶婦生子而身受

旌以咸豐某年月日終春秋五十有八蓋距君之歿三十四年矣君平生內行純篤而文學尤湛深下帷窮經動至申旦其所讀書丹黃燦然當居玉山草堂時堂以外紅棉數十株春時爛若霞綺與文思相映發故其爲文類有高華博麗之觀而於書法尤工在京師日嘗與公車客工書者數十人各臨黃庭一本一時無出君右

者蓋其餘技亦見推於時如此方是時梁氏方盛君昆弟數十人成進士入翰林者相望以君之才之年使其躡木天登粉署必將有所表見於世而乃才與命違年不副德名位未達遽就長夜此誠天意之不可解者也然天雖昌君以文學斯君以年壽而報之以孺人之苦節孺人冰檠之貞數十年如一日天又報之以賢子孫則又不可謂造物者之竟無意於其閒也是宜銘銘曰丹山五色鳴歸昌中道戢翼吁可傷雌鸞獨處處女牀乃哺雛鳳成文章吉兆既卜遺澤長我刊元石銘其藏

胡母侯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侯氏山西某縣人廣東長樂縣知縣諱某之女也生長清門夙嫻禮教珩璜節其懿度圖史表其貞則及笄之歲歸廣東鹽運使司知事長汀胡君君以展驥之雋才屈棲鸞於末秩初官楚北繼宦嶺南夫人佩玉從行織縱佐媿善心爲窮德象可師雜佩知來聞雞自警澗濱蘋藻式助明祀之虔階兒芝蘭復嚴義方之訓兩子方就庠塾志求典墳輒蠲簪珥之鮮華致簡編以厲學遂使雙珠競爽千佛書名昔人所謂舉案外恭停

機下訓者有婦德焉有母儀焉同治戊辰知事君卽世
長子鑑已前成進士作宰粵東祥琴旣鼓安輿爰迓昔
年南服鮑媛句漏之仙此日東征大家陳畱之作于是
養堂歲月官閣春暉敬姜服勤無忘織紵不疑決事每
問平反飴柔甘而可含衣浣濯而猶御會值

國家慶典由孺人晉封夫人綵衣則起舞千秋華鏤則
莊嚴九樹方謂迴鸞有字不替光榮燕喜無涯永延年
壽何意金鑪不變玉液難期光緒十六年月日疾終于
廣州寓舍春秋七十有九醫門乏延年之術宗儻疑與

善之言九里懷仁六嫺屑涕此又足以徵其仁惠占其
餘慶者已夫人生三子長鑑廣東海陽縣知縣次鏞前
卒次欽舉人江西試用知縣孫三人鑑等扶護柳車言
歸粉杜卜以某年月日耐葬于知事君某山之塋旣築
仕城爰刊貞石以琰夙聞聖善之德見託銘幽之文雖
才非所堪而辭弗獲已倣伯喈之靈表深愧無文篡靡
國之銘章敢援前例其辭曰

東京志墓咸曰中郎表裸慈懿作爲文章胡宗頌銘多
出其手議郎之妻太傅之母千七百載孰繼淑慈安定

之室復見女師徽閑有德和順合禮柔儀相夫明訓教
子謂宜遐壽長壽後人云何乘化遽此遷神孝筍霜枯
靈蕙雪萎轉返閩壘耐從周制風聲瑩樹寒色岡阡白
雲一去空石千年

冒恭人壙銘

光緒十年冬十月錢塘陳太守子厚來曰亡室如皋冒氏故江西德化令諱溶之長女也其名俊其字文蕙來歸凡四十年有六子四女今年八月九日歿於廣州春秋五十有七將以明年某月日歸葬於杭州某山之原念其生平行事有不忍忘者敢爲狀以乞銘幽之文琬交太守幾二十年聞恭人之賢久矣讀狀與所聞合知太守之言爲可信也乃不辭而爲之銘其詞曰

溫溫恭人實惟女士作嬪清門克相夫子尸蘭致虔佩

茵修禮式和先後無訾姑姊珈參既御散佩相莊何期
燻燻忽逼濠隍芝焚自矢蘭蕪奚傷幸銷金革彌著瑞
芳聿在平居常勤中饋飾謝珠笄儉辭錦帔樛木流恩
鴈鳩蒙惠課女組紉最兒文枕篋啟衣魚篇陳德象翠
墨晨研綠窗晝做罷繡風和聯吟月上玉簪分摹金絲
叶響抗懷往昔彼美婢媛王采薇汪端製雅吳藻莊盤

珠

句鮮勤斯香輯永彼流傳聯珠作字比玉成編福善
有徵柔嘉無咎云胡首疾不臻眉壽玉案俄虛金膏何
有隙駟徂陰文鷁失偶黃門傷逝碧海量愁鶴歸崑閬

蜺幻羅浮化臺后夜荒龍清秋悲悲懷昨表懿銘幽

誌銘中有注用柳州例 文駿識

冢婦廖氏壙銘

婦姓廖氏南海人封翰林院編修禹臣翁之女也幼失其嫡母稍長失其所生母與諸嫂居和婉無閒言年二十來歸吾兒兆銓事吾夫婦柔順有禮吾二人皆愛之顧質弱多病前年以父病歸甯與兄嫂侍疾不寐者十餘夕父歿又哭泣悲哀失食飲節病遂加劇召醫視之飲藥輒稍瘳越數日復病則又加劇凡更十數醫莫不然越歲餘卒以不起光緒九年九月十七日也年甫二十五悲哉其爲人柔而慈幼時見割雞者血漉漉地上

心惻之遂不復食雞及諸羽族其於族儔間事尊行以禮處同輩以和婢媪有過微戒之而已未嘗斥馮故其歿也哭之有失聲者以十年正月初五日葬於廣州城北獅毬山吾以其賢而早世也爲之銘銘曰

德婉婉而無年莫知其然人邪其天吾銘厥阡以不泯汝賢土厚而築堅更千百載汝其安焉

祭王補帆撫部文代

嗚呼紫瀛瀾迴丹霄星雲望斷殿旌悲纏台緄將陽萎
其朱華慶霽收其黃茵賁庸五仞之巖崑太華三峯之
隱嶙瞻定景而停版歷中道而紆軫痛偉業兮未終胡
元根兮遽殞惟公徽組名宗旌車舊族衢騁蜚黃山輝
結緣家聲傳槐莢之風人望表梅花之屋早探東觀之
祕書聿耀西京之華轂曉維絡於地典校縹緗於天祿
固已苞名世之經綸蘊宏才於穀玉衣錦舊里鳴珂故
鄉征車息駕枉矢飛芒刻契箭而誓日佩寶刀而耀霜

白楛則王熊慷慨黑山則張燕摧藏雖小試夫餘筭已
有造於維桑旣而拜

詔九乾驅車兩湖方總儲胥旋陳時臬愛人爲學道之
徵弼敎輔明刑之哲祛宿弊於棘舍復生徒於絲葛吏
有巖師門無私謁是以譽望風馳英猷電發荷簡在於
北宸總藩條於東粵時則嶺海遐壤東南輿區聚萬國
梯航之會當廿年烽燧之餘吏治疲於期會民力困於
轉輸緡錢疊算杼柚猶虛公乃翹勸自勵鞠錄是圖擴
八達四窗之量定九柯十匠之模察察案之暇最綜度

支於賦租衡六燕而無武軍五礮而畢除蘇綽則手書
文告劉晏則心計舟車雖駢坐其勞甚乃儲侍之裕如
三年以還百廢皆起府有餘財令如流水鄰道迎淮北
之舟

天庾足江東之米旣靖心於庶政乃垂恩於多士謂茲
交廣之閒古號文明之地何才雋之計偕乃罕臻夫上
第殆京國之云遙抑師資之未備結夏課以難工赴春
官其不易乃開黌舍乃置典墳督以鄉邦之耆宿導以
臺閣之宏文筆燕許以爲範香馬班而並薰快資斧於

日下佐膏油於夜分孝廉之船競發科名之草益芬遂
乃運紫宮而執斗奏

丹坐以書雲應大魁之朕兆喜佳話之流聞迨夫建牙
閩越開府瀛壖虞愿見晉安之石房豹變樂陵之泉會
禹甸之敷土樹漢旌以拓邊公乃手操龍節目洞鯢桓
文子開五神之教姬公成三象之篇惟諸羅之片壤實
農土之外寓控鹿耳而門高臥鯤身而石古增土斷於
庚戌驗潮鉞於子午將易鱗介以冠裳化狃榛以干羽
爰分疆槩爰握機矩鄙君通衰余之道韋公壘蒙段之

土工徒萬八千人城壘一十六所方謂啟漢家之西域
展堯封於北戶聯絡地維奏功

天府何造物之不仁俾哲人而勿祐於虜哀哉孰受金
法孰闕玉衡星蝕五夜風颺八紘悲鳶飛兮下潦膠鶴
馭今上征瘴浪泊其已甚郡敦煌而未成城危赤嵌濤
擁滄溟知九原之齋志將千載以揚靈某等昔叨埏埴
夙隸屏幃或栽培夫散櫟或賞識夫焦桐拔卜商十三
行之後置顧榮百六掾之中荷龐禡之曲被悵塵邈之
莫從忽矚駭夫凶問咸愾悅於鄙衷潔桂椒以肅奠託

蘇茹以何窮感千秋今知已借一慟今懷公

祭丁母黃太夫人文

代

青琳闕宇元圃積基貞松夏落慈竹冬萎觀魚軒之虛
返見蜃輅之倭遲霜冷條桑之舊館風淒畫柳之靈輶
仰南唐之女憲溯東海之母儀謹奉觴而設奠羌敷衽
以陳辭惟太夫人毓秀神淵韞輝崑岫出江夏之名宗
適陵陽之世胄德佩莖而不譽孝尸蘭而安侑操內職
以勤勤助名賢而淑茂當魯仲連之解紛爲高文通之
釋闕音節音餼衍之藏弄佐調人之和講音仁借風揚蔭同
害覆雖端居之食貧知陰德之爲富加以內助雍和中

闔輯睦臥龍具而猶勉戒雞鳴而逾肅雖復燿冷三隅
粟餘一握尙治具以留賓亦典釵而瞻族迨氣鬱乎青
霞乃歌成夫黃鵠對壁書而流涕抱楹書而程督燈影
茅簷機聲竹屋惟苦節之能貞斯甘臨之基福旣而五
彪競爽一鳳先鳴康衢騁迹仕路蜚聲始策勳而馳露
布繼開府而建霓旌喜養堂之春暖引繡幃而花迎問
雋不疑之鞠獄勉鄭善果之臨氓爲三吳之大母邁萬
石之高名方勗信都以報國不畱溫嶠之遠行其明體
而達識且勝於詩書之彥廊廟之英至於束皙絜養雀

邠導車子舍官舍安輿版輿千秋歌舞八座起居青牕
飾掄翟之采

紫誥錫迴鸞之書而太夫人媿媿不改抑抑自如念盛
滿之遺誠秉流謙之貞符雖雀釵之九朵兼鸞佩之雙
裾猶蓄贊之勿棄且布帔之長紆固碩人之餘事皆女
士之軌模若夫揚麗屋戒華侈周族嫺恤黨比露濡萬
家河潤九里溥闔惠兮梓桑扇遙芬兮蘭蕙亦足以衍
餘慶於曾元留嘉箴於女史其聖善也若彼其仁媿也
如此謂宜壽介期頤祥徵倪齒延齡登鳴鶴之山衍派

暢玉雞之水何推遷乎大造俄怛化以上遊乘白雲而
一笑返碧澗之十洲瑤田有鶴玉杖無鳩陔南之蘭草
猶在堂北之護華忽收悲青狄之遽掩嗟絳紗之不照
然而揚徽表懿羨慶儲庶世仰華陽之禮範人傳仇氏
之姱脩固已兆金紫於七葉耀管彤以千秋某等承乏
珂鄉側聞玉矩樂府方歌夫地媪神峰遽摧夫天姥瞻
望總惟祇陳房俎用摛蕪文式侑椒醕美盛德之形容
懼冗長之無取惟頰首於檀林更翹心於蓮宇瞻滿月
兮何時望慈雲兮終古

隨山館叢彙卷四

美生喜爲沈博絕麗之文尤善駢體研摩搜討多歷年
所今輯之彙爲一編名曰隨山館四六以示於雋劉彥
和之言曰音實難知知實難逢雋豈知音哉然古人所
作時復披覽陳見不廣致力蓋寡論其旨趣可得而言
駢體之作肇始漢魏別於六朝盛於三唐又別於兩宋
三唐之盛始自四子兩宋之起實宗義山元明之間無
有鬱興者今之所尙體類益繁舉其體要詞氣爲上雕
績次之俳偶又次之然所以稱四六者局於格也別於
他文也至於篇幅之內兩典同出駢儷之中兩意重申

燕音累氣數紙不竭雖在專家亦多煩歲故工於精思
者必汰其浮華博而約之矜其藻繪麗而則之使之符
采相濟詞意兼美潘文旣佳樂旨靡棄是以落霞秋水
爲賦景獨擅旅燕牽牛爲言情絕調也君之是編無愧
於古况乎擱瓠在前鉛槧在後窮年而覃思固將日上
而臻極哉輒徃所知書之簡末至於丹黃具在別紙刻
畫唐突主臣而已咸豐癸丑春金匱杜雋跋

咸豐初穀倉先生輯所作駢體文爲隨山館四六杜
君季英跋之其後先生謂爲少作悉棄去獨畱此跋

謂其文似劉舍人也今刻先生文因竝錄此跋於後

姚文駿謹識

今年春文駿與同門諸子刻穀菴先生詩集訖因謀併刻諸體文先生以所作不工止之文駿進曰此固先生之謙德也然而數十年來所爲序跋碑銘之屬爲人所刻者多矣刻此一編以存先生之文之真計亦無害況此自文駿等意爾願先生弗問也先生笑曰果若此乎姑聽子爲之於是排比類次併入近歲文數篇都爲四卷付之手民而謹書其後光緒乙酉秋八月錢唐門人

姚文駿謹識

清故敕封文林郎國子監生汪君墓誌銘

誥授資政大夫湖北按察使司按察使義甯陳寶箴撰
君山陰汪氏諱琮字玉泉一字越人所居曰穀庵學者
稱穀庵先生客粵占籍遂爲番禺人曾祖父倫秩祖父
炳著史億二卷父鼎箸兩韭庵筆記二卷幼學不仕君
少隨父遊粵東輒以文詞最曹偶以父篤老不能歸迺
佐郡縣爲幕客所至咸有聲譽始客曲江羣寇圍縣城
逾歲卒用君策盡燔寇舟城賴不陷由是君以才略顯
藩使後達公聞而聘焉先時潮州災振庫銀二千事久

未上籍具慮格部例不知所出君曰稅契奇羨異正賦所以備緩急與非常也以是聞司農其可果置不問後列縣水旱率得領振司庫便利至今君之本謀也光緒初元劉公坤一爲總督延君主夷務理中外交涉自

國家通番互市久廣州最領襟要利弊所倚伏尤鉅番夷既習中國又頗緣奸民設疑刺隱嚮背構伺文書往還首尾萬端君居幕府凡十歲洞幾折萌劑和柔剛繼劉公者曰裕寬公張靖達公會忠襄公撫御毗夷號稱辦治維君計畫贊助爲多焉君才性開濟識慮通遠法

越之難邊海騷震會息襄公獨就君陰籌戰守備扞無
形服君偉才歎爲國寶然君貞簡絕俗澹於榮仕俯仰
委蛇嘯詠終老海濱之儒羈旅之士至論清德瀆行長
於謨筴達於事變旋幹冥漠之中而不尸其名浮湛汚
濁之俗而不滓其志蓋未有先君者已晚歲養疴耽情
墳史名賢鉅公禮聘踵至終不復出素勤纂述箸書滿
家雋辭奧旨究理天人儒學宗焉凡有隨山館集十八
卷無聞子一卷松煙小錄六卷旅談五卷尺牘二卷春
秋六十有四以光緒十七年二月丁酉卒配張孺人男

子子兆銓乙酉科鄉試舉人官海陽縣學教諭女子子
二人次嫁朱啟連端介有文行傳君之學者也年月日
兆銓將葬君於某原詣啟連所述狀屬銘其辭曰

海維炎州億族環之薦羶刺肥施彼阱笈伊君冲懿與
道盤嬉脫然塵垢保其天倪亭亭雅志振振上才雍容
帷闥爰職契司幹運無名杜機未恢六合內外清風嘯
濡孰云棄世有偉厥辭精貫元黃理劭等夷朋從歸高
日賓日師摛翰序幽神宅允綏